

曰不然。煩主少錢物耳。豈敢相僕隸也。張固豪侈。奇衣飾。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。且曰。擇日納幣也。飲罷去。孫隣里交來賀曰。有女為百萬主母矣。其後張別議婚。孫念勢不敵。不敢往問期。而張亦恃醉戲言耳。非實有意也。逾年。張婚他族。而孫女不肯嫁。其母曰。張已娶矣。女不對而私曰。豈有信約如此。而別娶乎。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。回并邀飲其家。而使女窺之。既去。曰。汝見其有妻可嫁矣。女語塞。去房內蒙被臥。俄頃即死。父母哀慟。呼其鄰鄭三者告之。使治喪具。鄭以送喪為業。世所謂件作行者也。且曰。小口死。勿停喪。即日穴壁出瘞之。告以致死之由。鄭辦喪具。見其臂有玉條脫。心利之。乃曰。某一園在州西。孫謝之曰。良便。且厚相酬。號泣不忍視。急揮去。即與親族往送其殯。而歸。夜半月明。鄭發棺欲取條脫。女蹶然起。顧見鄭曰。我何故在此。亦幼識鄭。鄭以言恐曰。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。而念張氏辱其門戶。使我生理汝於此。我實不忍。乃私發棺。而汝果生。女曰。第送我還家。鄭曰。若歸必死。我亦得罪矣。女不得已。鄭匿他處。以為妻。完其殯。而徙居州東。鄭有母。亦喜。

其子之有婦。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。積數年。每語及張氏。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。鄭每勸阻防閑之。崇寧元年。聖端太妃上仙。鄭當從御。至永安。將行。囑其母勿令婦出遊。居一日。鄭母晝睡。孫出僦馬。直詣張氏門。語其僕曰。孫氏第幾女。欲見某人。其僕往通。張驚且怒。謂僕戲已罵曰。賤奴誰教汝如此。對曰。實有之。乃與其僕俱往視焉。孫氏望見張跳跟而前。曳其衣且哭。且罵。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。張以為鬼也。驚走。女持之益急。乃擊其手。手破流血。推仆地立死。僦馬者恐累也。往報鄭母。母訴之有司。因追鄭對獄具狀。已而園陵復土。鄭發冢罪該流。會赦得原。而張實推女而殺之。該死罪也。雖奏獲貸。猶杖脊。竟憂畏死獄中。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。

邵康節

富韓公謝事居洛。一日邵康節來謁。公已不通客。惟戒門者曰。邵先生來。無早晚入報。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。延康節至臥牀前。康節笑曰。他客得至此。邪。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。病中心忤忤。雖兒子來立語遣去。此

一胡床。惟待君耳。康節顧左右曰。更取一胡床來。公問故。答曰。日正中。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。候公。公雖病強見之。公薨後。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。公素敬康節。神其言。因戒閹人曰。今日客至。無貴賤立為通。既午。果范祖禹夢得來。遂延入。問勞稠疊。且曰。老病即死。念平生碌碌無足言。然竊懷朴忠。他時筆削必累君。願少留意。夢得惶恐。叵測。避席謝。後十餘年。修裕陵實錄。夢得竟為修撰。韓公傳此事。尹侍郎說。

睽車志

郭象

常州村婦

常州一村媪。老而盲。家惟一子一婦。婦一日方炊。未熟。而其子呼之。田所婦囑姑為畢其炊。媪盲無所覩。飯成。捫器貯之。誤得溺器。婦歸不敢言。先取其當中潔者食。姑次以餉夫。其親器臭惡者。乃以自食。良久。天忽晝暝。覲面不相覩。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。俄頃開明。身乃在近舍林中。懷掖間得小布囊。貯米三四升。適足供朝脯。明日視囊米復如故。寶之至今。

程迥

程迥者。伊川之後。紹興八年。來居臨安。之後洋街。門臨通衢。垂簾為蔽。一日有物如燕。瞥然自外飛入。往著於堂壁。家人就視。乃一美婦人。僅長五六寸。而形體皆具。容服甚麗。見人殊不驚。小聲歷歷可辨。自言我玉真娘子也。偶至此。非為君崇。苟能事我。亦甚善。其家乃就壁為小龕。香火奉之。頗能預言休咎。皆驗。好事者爭往求觀。人輸百錢。乃為啓龕。至者絡繹。小阜程氏矣。如是期年。忽復飛去。不知所在。

李稷臣

紹興初。福建寇亂。賊魁曰張義。張萬全。葉百三。凶燄頗盛。提刑李稷臣諭降之。二張潛葉於稷臣。且言初無降意。將復為變。稷臣信之。乃植大柱於通衢。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。熾炭圍繞。醢和五辛。飲之。備極楚毒。稷臣躬臨視之。葉大呼曰。我已就降。何罪至此。體皆焦爛。乃死。自是稷臣每獨坐時。見葉在側。大惡之。後三年。稷臣徧體生瘡。庖狀如火灼。痛不可忍。竟卒。

劉先生

劉先生者。河朔人。年六十餘。居衡嶽紫蓋峯下。間出衡